

宋史

第十卷
第十册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列傳第二百十七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譽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九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

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
次第成服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
世翁唯以論兵擊劒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
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
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
爲室以備不虞外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
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
乃知改葬因而卽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
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
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
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

內艱鹽酪不入口再葺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
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
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
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
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
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
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
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
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
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詒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
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外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贅

隅子著歔歔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枿物之名歔歔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歎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卽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祕書省校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

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旼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
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邪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
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曰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
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禪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
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閒自號虛一子長吏
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
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
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
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
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卽
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旣老文王

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
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
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
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
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
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干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
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
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尙
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
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
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

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俾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俾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俾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初察定戶役

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召試學士院
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
還之而與韓絳其上章以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
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
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詔對延和殿訪以治道
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畱縣
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
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
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
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畱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宇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潁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閒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曰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卽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庶旣歿宋郊之孫義年爲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簪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刻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縈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簪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彊力尙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簪爲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子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

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鄞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

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倅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眾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一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畱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

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歿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所論述有上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禘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緡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

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詔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儆俗宜敦厚而勿薄浮侈是尙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襍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耦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其議以廣其善號合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

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彊于學不易其志曰與交友爲經史琴澗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尙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同有臧否人物

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受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畱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卽閉閣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因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